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十九回 具酒食博來滿座歡聲 變田產惹出一場惡氣

及至定睛一看時，原來都不是外人，都是同族的一班叔兄弟姪，圍坐在一起。我便上前一一相見。大眾喧嘩嘈雜，爭著問上海、南京的風景，我只得有問即答，敷衍了好半天。我暗想今天眾人齊集，不如趁這個時候，議定了捐款修祠的事。因對眾人說道：「我出門了一次，迢迢幾千里，不容易回家；這回不多幾天，又要動身去了。難得今日眾位齊集，不嫌簡慢，就請在這裡用一頓飯，大家敘敘別情，有幾位沒有到的，索性也去請來，大家團敘一次，豈不是好？」眾人一齊答應。我便打發人去把那沒有到的都請了來。借軒、子英，也都到了。眾人紛紛的在那裡談天。我悄悄的把借軒邀到書房裡，讓他坐下，說道：「今日眾位叔兄弟姪，難得齊集，我的意思，要煩叔公趁此議定了修祠堂的事，不知可好？」借軒皺著眉道：「議是未嘗不可以議得，但是怎麼個議法呢？」我道：「只要請叔公出個主意。」借軒道：「怎麼個主意呢？」我看他神情不對，連忙走到我自己臥房，取了二十元錢出來，輕輕的遞給他道：「做姪孫的雖說是出門一次，卻不曾掙著甚錢回來，這一點點，不成敬意的，請叔公買杯酒吃。」借軒接在手裡，顛了一顛，笑容可掬的說道：「這個怎好生受你的？」我道：「只可惜做姪孫的不曾發得財，不然，這點東西也不好意思拿出來呢。只求叔公今日就議定這件事，就感激不盡了！」借軒道：「你的意思肯出多少呢？」我道：「只憑叔公吩咐就是了。」

正說話時，只聽得外面一迭連聲的叫我。連忙同借軒出來看時，只見一個人拿了一封信，說是要回信的。我接來一看，原來是尤雲岫送來的，信上說：「方才打聽過，那一片田，此刻時價只值得五百兩。如果有意出脫，三兩天裡，就要成交；倘是遲了，恐怕不及……」云云。我便對來人說道：「此刻我有事，來不及寫回信，你只回去，說我明天當面來談罷。」那送信的去，我便有意把這封信給眾人觀看。內中有兩個便問為甚麼事要變產起來。我道：「這話也一言難盡，等坐了席，慢慢再談罷。」登時叫人調排桌椅，擺了八席，讓眾人坐下，暖上酒來，肥魚大肉的都搬上來。借軒又問起我為甚麼事要變產，我就把騙尤雲岫的話，照樣說了一遍。眾人聽了，都眉飛色舞道：「果然補了缺，我們都要預備著去做官親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只要是補著了缺，大家也樂得出去走走。」內中一個道：「一個通州的缺，只怕容不下許多官親。」一個道：「我們輪著班去，到了那裡，經手一兩件官司，發他一千、八百的財，就回來讓第二個去，豈不是好！」又一個道：「說是這麼說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只怕先去的賺錢賺出滋味來了，不肯回來，又怎麼呢？」又一個道：「不要緊。他不回來，我們到班的人到了，可以提他回來。」滿席上說的都是這些不相干的話，聽得我暗暗好笑起來。借軒對我歎道：「我到此刻，方才知人言難信呢。據尤雲岫說，你老子身後剩下有一萬多銀子，被你自家伯父用了六七千，還有五六千，在你母親手裡。此刻據你說起來，你伯父要補缺，還要借你的產業做部費，可見得他的話是靠不住的了。」我聽了這話，只笑了一笑，並不回答。

借軒又當著眾人說道：「今日既然大家齊集，我們趁此把修祠堂的事議妥了罷。我前天叫了泥水木匠來估過，估定要五十甲錢，你們各位就今日各人認一分罷。至於我們族裡，貧富不同，大家都稱家之有無做事便了。」眾人聽了，也有幾個贊成的。借軒就要了紙筆，要各人簽名捐錢。先遞給我。我接過來，在紙尾上寫了名字，再問借軒道：「寫多少呢？」借軒道：「這裡有六十多人，只要捐五十甲錢，你隨便寫上多少就是了。難道有了這許多人，還捐不夠麼？」我聽說，就寫了五元。借軒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只這一下筆，就有十分之一了。你們大家寫罷。」一面說話時，他自己也寫上一元。以後挨次寫去，不一會都寫過了。拿來一算，還短著兩元七角半。借軒道：「你們這個寫的也太瑣碎了，怎麼鬧出這零頭來？」我道：「不要緊，待我認了就是。」隨即照數添寫在上面。眾人又復暢飲起來，酣呼醉舞了好一會，方才散坐。

借軒叫人到家去取了煙具來，在書房裡開燈吃煙。眾人陸續散去，只剩了借軒一個人。他便對我說道：「你知道眾人今日的來意麼？」我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借軒道：「他們一個個都是約會了，要想個法子的，先就同我商量過，我也阻止他們不住。這會見你很客氣的，請他們吃飯，只怕不好意思了。加之又聽見你說要變產，你伯父將近補缺，當是又改了想頭，要想去做官親，所以不曾開口。一半也有了我在上頭鎮壓住，不然，今日只怕要鬧得個落花流水呢。」

正說話間，只見他所用的一个小廝，拿了個紙條兒遞給他。他看了，叫小廝道：「你把煙傢伙收了回去。」我道：「何不多坐一會呢？」借軒道：「我有事，去見一個朋友。」說著把那條子揣到懷裡，起身去了。我送他出門，回到書房一看，只見那條子落在地下，順手撿起來看看，原來正是尤雲岫的手筆，叫他今日務必去一次，有事相商。看罷，便把字條團了，到上房去與母親說知，據雲岫說，我們那片田只值得五百兩的話。母親道：「哪裡有這個話！我們買的時候，連中人費一切，也化到一千以外，此刻怎麼只得個半價？若說是年歲不好，我們這幾年的租米也不曾缺少一點。要是這個樣子，我就不出門去了。就是出門，也可以托個人經營，我斷不拿來賤賣的。」我道：「母親只管放心，孩兒也不肯胡亂就把他賣掉了。」當夜我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一個主意。

到了次日，一早起來，便去訪吳伯衡，告知要賣田的話，又告知雲岫說年歲不好，只值得五百兩的話。伯衡道：「當日買來是多少錢呢？」我道：「買來時是差不多上千銀子。」伯衡道：「何以差得到那許多呢？你還記得那圖堡四至麼？」我道：「這可有點糊塗了。」伯衡道：「你去查了來，待我給你查一查。」我答應了回來，檢出契據，抄了下來，午飯後又拿去交給伯衡，方才回家。忽然雲岫又打發人來請我。我暗想這件事已經托了伯衡，且不要去會他，等伯衡的回信來了再商量罷。因對來人說道：「我今日有點感冒，不便出去，明後天好了再來罷。」那來人便去了。

從這天起，我便不出門，只在家裡同母親、嬸娘、姊姊，商量些到南京去的話，又談談家常。過了三天，雲岫已經又叫人來請過兩次。這一天我正想去訪伯衡，恰好伯衡來了。寒暄已畢，伯衡便道：「府上的田，非但沒有貶價，還在那裡漲價呢。因為東西兩至都是李家的地界，那李氏是個暴發家，他嫌府上的田把他的隔斷了，打算要買了過去連成一片，這一向正打算要托人到府上商量……」正說到這裡，忽然借軒也走了進來，我連忙對伯衡遞個眼色，他便不說了。借軒道：「我聽見說你病了，特地來望望你。」我道：「多謝叔公。我沒有甚麼大病，不過有點感冒，避兩天風罷了。」當下三人閒談了一會。伯衡道：「我還有點事，少陪了。」我便送他出去，在門外約定，我就去訪他。然後入內，敷衍借軒走了。我就即刻去訪伯衡，問這件事的底細。伯衡道：「這李氏是個暴發的人，他此刻想要買這田，其實大可以向他多要點價，他一定肯出的。況且府上的地，我已經查過，水源又好，出水的出路又好，何至於貶價呢。還有一層：繼之來信，叫我盡力招呼你，你到底為了甚麼事要變產，也要老實告訴我，倘是可以免得的就免了，要用錢，只管對我說。不然叫繼之知道了，要怪我呢。」我道：「因為家母也要跟我出門去，放他在家裡倒是個累，不如換了銀子帶走的便當。還有我那一所房屋，也打算要賣了呢。」伯衡道：「這又何必必要賣呢。只要交給我代理，每年的租米，我拿來換了銀子，給你匯去，還不好麼！就是那房子，也可以租給人家，收點租錢。左右我要給繼之經營房產，就多了這點，也不費甚麼事。」我想伯衡這話，也很有理，因對他說道：「這也很好，只是太費心了。且等我回家商量定了，再來奉復罷。」

說罷，辭了出來。因想去探尤雲岫到底是甚麼意思，就走到雲岫那裡去。雲岫一見了我便道：「好了麼？我等你好幾天了。你那片田，到底是賣不賣的？」我道：「自然是賣的，不過價錢太不對了。」雲岫道：「隨便甚麼東西，都有個時價。時價是這麼樣，哪裡還能夠多賣呢。」我道：「時價不對，我可以等到漲了價時再賣呢。」雲岫道：「你伯父不等著要做部費用麼？」我道：「那只好再到別處張羅，只要有了缺，京城裡放官債的多得很呢。」雲岫低頭想了一想道：「其實賣給別人呢，連五百兩也值不到。此刻是一個姓李的財主要買，他有的是錢，才肯出到這個價。我再去說說，許再添點，也省得你伯父再到別處張羅了。」我道：「我這片地，四至都記得很清楚。近來聽說東西兩至，都變了姓李的產業了，不知可是這一家？」雲岫道：「正是。你怎麼知道呢？」我道：「他要買我的，我非但照原價絲毫不減，並且非三倍原價我不肯賣呢。」雲岫道：「這又是甚麼緣故？」我道：「他有的是錢，既然要把田地連成一片，就是多出幾個錢也不為過。我的田又未少收過半粒租米，怎麼乘人之急，希圖賤買，這不

是為富不仁麼！」雲岫聽了，把臉漲的緋紅。歇了一會，又道：「你不賣也罷。此刻不過這麼談談，錢在他家裡，田在你家裡，誰也不能管誰的。但是此刻世界上，有了銀子，就有面子。何況這位李公，現在已經捐了道銜，在家鄉裡也算是一位大鄉紳。他的兒子已經捐了京官，明年是鄉試，他此刻已經到京裡去買關節，一旦中了舉人，那還了得，只怕地方官也要讓他三分！到了那時，怕他沒有法子要你的田！」我聽了，不覺冷笑道：「難道說中了舉人，就好強買人家東西了麼？」雲岫也冷笑道：「他並不要強買你的，他只把南北兩至也買了下來，那時四面都是他的地方，他只要設法斷了你的水源，只怕連一文也不值呢。你若要同他打官司，他有的是銀子、面子、功名，你抗得過他麼？」我聽了這話，不由的站起來道：「他果然有了這個本事，我就雙手奉送與他，一文也不要！」

說著，就別了出來。一路上氣忿忿的，卻苦於無門可訴，因又走到伯衡處，告訴他一遍。伯衡笑道：「哪裡有這等事！他不過想從中賺錢，拿這話來嚇唬你罷了。那麼我們繼之呢，中了進士了，那不是要平白地去吃人了麼？」我道：「我也明知沒有這等事，但是可恨他還當我是個小孩子，拿這些話來嚇唬我。我不念他是個父執，我還要打了他的嘴巴，再問他是說話還是放屁呢！」說到這裡，我又猛然想起一件事來。

正是：聽來惡語方奇怒，念到奸謀又暗驚。要知想起的是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